

三號和二十三號 公共汽車行駛的新路線

張景熊

——給秉鈞

一片灰雲向天生起
 聖士提反女校的林園石階
 女孩子們一手拿書一手持傘
 外邊紅色郵筒旁的斜梯變了瀑布
 樹下留有暖水袋
 黑傘埋進土裏伸出胳膊
 細碎的草葉越過一垛牆
 花枝下有人避着過雲雨
 石榴樹在三合土坡屹立舒展
 羅便臣道經意地在柏道的腋間伸出
 常春藤沿着巖牆而下
 在侵剝的斷層蛋殼間尋找
 尋找傳統中足以浸潤現代的聯繫
 青蒼的樹叢與枯樹的枝柯並列
 壁虎走過互相黏合的石塊
 天橋工程停止在公路邊下
 包裹石學的膠布在風中撲撲
 彎角處蒙塵的玻璃鏡
 看汽車掠過柏油道
 妙高台上男童吹起螺殼
 掃起山間的雲霧
 曳過石壁的裂痕
 在大海邊上化成盤石
 廢垣原是輝煌的建築
 破屋瓦上長青草
 沙土封住百葉窗
 樓閣木門生綠苔
 陳跡隱現曾經是寢室洗手間的位置
 斷梯有溝紋的卵石有石化的鳥巢
 滿牆樹根根釘上了廣告牌
 滿牆樹根根纏住水管和電纜

新開發的地盤是偌大的鬪技場
 另一個地盤變了停車場
 堆滿垃圾剛要被搬走
 留下了半扇破敝的木窗
 望着對面花店裏用風筒暖頭髮的女子
 車房隔壁是橫街摩羅廟道
 再過聖貞德學校對面的高牆上
 不能流浪是樹的遺憾
 終日把根鬚變作
 蟒蛇、蜥蜴、烏龜甚至鱷魚
 在牆下盤着
 相互競逐和調換方位
 彼此的胸下滑過了若干歲月
 始祖鳥裂着尖齒的嘴
 獨立在樹頭仰望着仰望着
 蔥鬱的松樹 而
 蔥鬱的城市的山上
 高聳的建築下面祇有道木破梯
 森林不吐出往日的話語
 亂山快將歸來驅散每一條人工的路
 牆內的屋頂上風訊的矢號
 風霜生鐵鏽每天出示相同的指向
 再一拐彎轉下花園道
 所有黃色路牌都被推倒
 黑白相間的交通標誌裁成樹的衣裳
 興建天橋的時候砍斷了幾株樹的頭顱
 橋下一班學童正好來踢球

一九七四、六、十二

詩之頁：香港專題



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